

陈希我
著

2006年“人民文学奖”获奖作家

连续两年中国小说排行榜上榜作家

连续三届“华语文学传媒大奖”提名作家

《新京报》推荐100本图书

《中国时报》推介小说《抓痒》作者陈希我 新书

同知书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陈希我
著

同犯书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冒犯书/陈希我 著. - 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
2007

ISBN 978 - 7 - 02 - 005963 - 8

I. 冒… II. 陈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58839 号

责任编辑:陈阳春 装帧设计:黄云香
责任校对:刘光然 责任印制:王景林

冒 犯 书

Mao Fan Shu

陈希我 著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铭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266 千字 开本 680 × 960 毫米 1/16 印张 19.5 插页 2
2007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 - 20000

ISBN 978 - 7 - 02 - 005963 - 8

定价 26.00 元

陈希我，小说家，福建福州人。曾留学日本，现居国内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。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《放逐，放逐》、《抓痒》，小说集《我们的苟且》，中短篇小说《遮蔽》、《风吕》、《上邪》，随笔《我的后悔录》等。作品入选多种选本和进入排行榜，获“人民文学奖”等若干奖项和“华语文学传媒大奖”提名，部分作品被介绍到海外。曾被《中国图书商报》评为年度文学新锐人物，香港《凤凰周刊》称其作品是“活脱脱人性阴暗的浮世绘”。

责任编辑：陈阳春

陈希我对存在的书写，在当代作家中首屈一指。
本书他仍然用尖锐之笔，冒犯了我们的常态世界，拷问了肉身的沉重、灵魂的痛楚、存在的真相。九篇故事，毋宁是打开了九层地狱。作者就像但丁，把读者引进去，步步深入，一层比一层更不堪更恐怖，但一层比一层更切近真相，也一层比一层更接近通往天堂的阶梯。但是通往天堂是需要勇气的，陈希我本人的勇气不等于读者的勇气，所以在每篇开头，陈希我都在询问：你可以选择合上这本书，你确实要进入吗？

封面题字：陈希我
作者像摄影：黄熙
装帧设计：黄云香



引

这是一个可怕的世界。不管你是否承认。反正我是看到了。你会问，你看到了什么？我告诉你。但你仍会说：这不是真的，你怎么就看到了？你病了。是吧，我病了，我是个不幸的人，因为我看到了你看不到（或者只是不愿意看到）的世界。我的所有的不幸就是因为我看到了。生命的本质是骷髅。

但是你就真的幸运吗？你，就像被抓了放在炖罐里的田鸡，水在加温，你虽觉不妙，但还可以忍受，就忍受着，慵懒地，到了水热了，开了，你想逃脱，但为时已晚，你已无能为力。最好的拯救倒是早早将你扎痛，让你跳出来，活命。

但是这命就非要活吗？老实说，我也犹疑。假如活得像心满意足的猪，活得屈辱，为什么偏要活？某种意义上说，敢于不活的人，要比非要活的人值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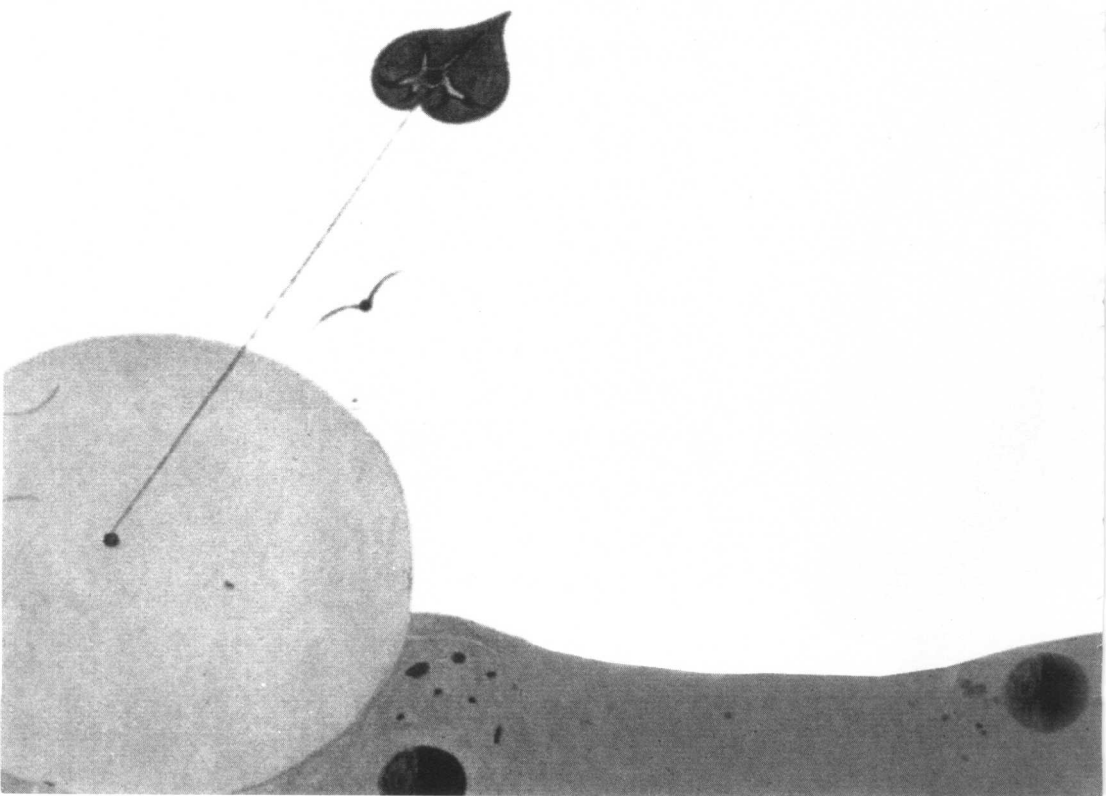


尊敬。因此我要冒犯你，我要引领你去看看，活是一种怎样的景象。看看吧，虽然你忌讳，但我也相信，你也渴望看。其实你也想放弃自己，渴望被冒犯，渴望受虐。其实每个人都有受虐的潜意识，比如牙痛，明知道碰它会更痛，却还是情不自禁用舌头去顶它，那是一种对痛的确认。我们需要这种确认。甚至干脆让它更痛。在痛到不能再痛的时候，痛反而减轻了。

在最黑暗的底层，会有一种光。这光，是理想之光。我坚持我是个理想主义者。单凭我眼下在不知好歹地冒犯你们，就足以证明我是理想主义了。当然我不能强迫你也是理想主义者。我只是把这本书放你面前，它宛若一个中式深宅大院，每一章就是一进，一进比一进更深，一进比一进更可怕。在进入每一章前，我会问你：你想好了吗？你可以选择合上。如果你要进入，那就不是我的错了。

你破坏了我的想象力。

——凡·旺达·杜拉耶



目 录

mao fan shu

1	第一章：晒月亮
38	第二章：暗 示
55	第三章：补 肾
99	第四章：我们的骨
136	第五章：我 疼
154	第六章：旅游者
199	第七章：又见小芳
240	第八章：带刀的男人
266	第九章：上天堂
299	一个作家的诞生（代后记）
302	附 录

第一章 晒月亮

你想好了吗？

你可以选择合上。

你确定要进入吗？

1

电话响时老婆在厨房。老婆叫，你去接一接。我就去接。原来是我高中同学。大奶在不在？他们劈头就说。操，我说。哦，不是大奶，是二奶呀。他们哈哈笑了起来。

我慌忙瞥了瞥厨房。老婆正把锅碗弄得咣咣响。你电话没免提吧？那边又问。有话就说有屁就放！我喝。他们就又笑。那好，我们就只管说，出了问题，睡沙发跪搓衣板，可不怨我们。他们说。

他们是约我去温泉山庄的。同学会。可别把家属带来哟！他们最后说，语气诡秘。

老婆从厨房出来，摊着手。她的手上洗洁精闪闪发光。谁呀？

还不是那帮同学。我说，闲腻啦！闲的人那么闲，忙的人这样忙！这些年我越来越会强调自己忙，早出晚归，忙；老婆要睡了我还不睡，忙；家里有事不能请假，忙！老婆笑了。去哪里？

苏北。

苏北是经济不发达地区，根本不会让人联想到度假村。儿子从里间蹦出来。爸爸我也要去！

不行！

不嘛，人家要去嘛！

不能去就是不能去！我忽然火了。啪！一个巴掌就摔在孩子脸上。儿子哇哇大哭了起来。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发这么大的火。从来没有过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就带着一套换洗的衣服走了。走前特地去孩

子房间亲他一下。孩子睡得正香，胖嘟嘟的脸，跟我小时候一个模样，也不专心读书。我没跟老婆告别，趑身出了家门，好像去私奔。到温泉山庄时已经天将黑。大家早已等在那里。一见那阵势，我心就更慌得厉害。小小一幢别墅，三对人。所谓“对”，都是当年闹的。我们有次爬上学校后山顶，那是个月亮非常圆、离我们非常近的晚上。不知谁说，我们一齐说出自己最喜欢班上哪个女同学，不说的是小狗！就全说了。不料第二天就被传了出去，后来竟真成“对”了。我的那半对就坐在单人沙发上。她长大了。

我们最终是吵翻了分手的。她是不是还恨着我？她冲我一笑。她没有记仇。

大家冲我唱起了《迟到》。我贼模贼样地笑了起来，忽然感受到恶作剧的快活。唉，还他妈什么《迟到》啊！一个说，都是一九多少年的老黄历了！

哦，已经二〇多少年了！二〇多少年了，你变了没有？

变了！变白了。

是没有晒月亮的缘故哇！

会心笑了。晒月亮，那时一个关键词，现在已跟当年许多词，诸如拔草，一起废掉了。现在小年轻谈恋爱，已不需要躲在密树草丛里。他们有很多地方可去，可当年却不敢。这一对，一直停留在目光交流阶段，直到毕业，直到各自结婚。那一对呢，有一次企图利用女方父母不在家的机会，在女方家约会。父母刚走，男的就从窗户跳进来，不料那父亲折回来拿烟，羞得他们险些双双自缢。而你自己，则是天天晚上跑到学校晚自修。就因为学校里有个她。她是寄宿生。你的钢笔总是会突然没水了，苦恼地四处张望。而且，离你最近的也总是只有她。于是，你就只得向她要。而她笔胆里的钢笔水也总是刚好也没了。只得到她宿舍拿。你们端着褪下外壳露出笔胆的钢笔，走出教室。你们不敢一起走，一前一后。直到没有人的地方拉近距离。喂！你说。喂！她也说。你们总是叫对方喂。然后谈了起来。

当年你们都谈些什么？记不得了。只记得总在发牢骚。你们抗拒老师拖课。有一次，差三分钟就要下课了，语文老师还要大家朗读一

遍课文，《冯婉贞》。你们抗议起来：来不及啦，来不及！怎么来不及？老师说，还有五分钟才下课！三分钟！你们叫。三分钟就三分钟，老师说，来得及！你们仍叫：来不及！你们要念，第一段早就念完了，老师说，你们是自己拖拖拉拉，自己让自己念不完，来，念，冯婉贞……叮呤呤……喔——下课喽！

其实当时还是很快活。“四化”简直一蹴而就，只是我们偏不愿意。我们故意在那门槛外吊儿郎当，就像每次上课铃响都要由老师把我们赶进教室一样。

问题就在于你们不拼搏！老师总是说：拼搏，从上到下，从报纸到老师到父母，都这样坚信着。如今我们都拼搏过来了，七混八混，在这个社会上多少占了点利益份额（我成了高级工程师），个个衣冠楚楚，从头到脚的名牌。就连内裤也是“三枪”的。可那里却满是臊味。进了桑拿房，抖浴巾的动作都猥琐不堪。早已不是能够穿着普蓝色球裤到处跑的年龄了。那时穿廉价布料做的奇装异服，哼《一无所有》。那首歌叫什么来着？“站在橱窗犹豫大半天”，“摸摸口袋没有多少钱”。我们用上帝特许给我们的柔韧肢体跳太空舞。可现在这躯体却稀稀拉拉腆着大肚腩。那时个个精瘦得肋骨毕现，女孩乳房小小。当我第一次瞧见她小小的处女乳，还微微有点失望。她现在是不是也已有了一对踌躇满志的大乳了？开宴了。那时爱喝酒却其实不胜酒力，老是喝醉，现在却想醉也醉不了。全都醉不了，于是这场聚会更像是一场假性游戏，扮演回到前生。你瞧他们成双成对牵起手来了，好像已经是几十年的夫妻。不，比夫妻还更亲。我们全都没有成为夫妻，一对也没成。高中一毕业就作鸟兽散了。十几年啦！喝！咱们老夫老妻喝交杯酒呀！你怎么怕我口水了？想当年亲吻都不怕……女的就追呀，打呀。我微笑着。我瞧见她也微笑着。我们都没有说，没有做。我们无声地吃着。她还是那样子，矜持，文静，即使内心疯狂。诸位，听说过一段行酒令故事没有？一个说——

说是有一对新人举行婚礼，家庭背景显赫，来客众多，各行各业。婚宴上，主持人建议行酒令。众来客立即山呼海应，现

代的人不管墨水多少,谁不能侃出几套?但主持人要求酒令必须和自身有联系。一个在林业局工作的来了一首:

锯齿尖尖,滚木圆圆,我砍的树有千千万,我卖过的木材有万万千,我栽过一棵树没有?没有!

一个水利局的也道:

石头尖尖,浪头圆圆,我修过的大坝有千千万,不顶用的大坝有万万千,大坝里放了钢筋没有?没有!

一个曾经进过局子的小偷也不含糊:

万能钥匙尖尖,保险柜的锁头圆圆,我偷过的经理有千千万,我偷过的官员有万万千,有一个报案的没有?没有!

一个大款心想小偷真是雕虫小计:

金条尖尖,金表圆圆,我承包的工程有千千万,伪劣工程有万万千,有追究我责任的没有?没有!

主持人发现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什么也没说,就鼓动老教授也来一段,推辞不过,老教授就说了一段:

A尖尖,O圆圆,我教过的学生有千千万,我培养的高才生有万万千,有一个留在国内的没有?没有!

一个推销员再也沉不住气了,他走南闯北,对酒令颇感兴趣。

头发尖尖,脑袋圆圆,我去过的发廊有千千万,我见过的发廊女有万万千,有一个会剃头的没有?没有!

主持人心想,就你这也叫做酒令啊,还是看我的吧!

新郎的手指头尖尖,新娘的小嘴圆圆,我主持的婚礼有千千万,我见过的新娘有万万千,有一个新婚之夜叫痛的没有?没有!

哇哈哈……大笑了。有一个新婚之夜叫痛的没有?没有!真是绝了。天才!新婚之夜我老婆也没叫痛。她很欢愉地兜着我的背,配合着我,一下一下。我没有问我是不是她的初恋。这是个愚蠢的问题。我好好过着好日子。我给她尽丈夫的职责,然后在她睡着后我自

已再过一次，手淫。我始终没有戒掉这习惯。这是我平生最惬意也最失落的事。我想着她。她在痛，在挣扎，在求饶……就是面前的这个女人。有一个叫痛的没有？没有……他妈的！

……你凶狠剥着又厚又滑的风雪衣，那个身体就在风雪衣里的毛衣里的胸罩和内裤里。骇然出现了，魔鬼一样白。你简直不能把它看做自己的同类。那小肚下面，像被擤掉的鼻涕一样什么也没有。那晚月光很亮。还是那么亮。起初，你们谈着谈着，她忽然告诉你她爸已将她许人了，一个副区长的儿子。你愤怒了。好像她本已跟你定下了终身。本来还没点破的关系被点破了。你骂这是买卖婚姻，骂她是商品。可骂又有什么用？你是什么？你什么都不是。你绝望。最后，你对她动手了。

她没有抗拒，躺在水泥地上。水泥地冰冷。那是一个冬夜，没有一个人。正是你下手的好时机。好像你早已蓄谋。你竭力告诉自己根本就不曾爱过她。你野蛮压她，揉她。她顺从着，像个臣服的罪犯。你吻她，她就张嘴，让你吻。你咬她的舌头，她也没把舌头缩回去。这反让你不满足。你去掰她的腿。她意识到了什么，猛地一抖，反抗了起来。可是她没有叫，只是躲闪着，挣扎着。这让你更觉得自己理直气壮。我要惩罚你！我要惩罚你！她越害怕，越抗拒，你越要干！你要强奸！强奸，这词让你快意。你感受着她的腿在你身下像青蛙一样颤抖。可是，你却怎么也瞄不准那个洞口。

突然，你发觉一只手在引导着你。你瞧她，可她面无表情，好像那并不是她的手。她的脸死一样白，没有光泽，好像只是一张画皮。你吓得跳了起来。可那只手却紧紧逮住你，好像是在报复你。她眼睛忽然变得贼亮，坚定，绝望，让你不敢看。进去吧！她蹦出一句。这句话让你害怕。你不知道她在想什么，你不敢。可是那手凶狠地抓着你。你恐怖。你的下面已没有了感觉，只觉得包皮被扯得发疼。她死死缠住你，像可怕的女鬼。你简直后悔自己刚才的冲动。你拼命挣扎。她咻咻哭了起来。

我给你，给你！让我死！我们一块死！我们一起去死吧！……她说。

2

后来，我们两人全哭了。

现在已经没有人会把处女膜跟死联系在一起了。已有了处女膜修复技术。即使一个妓女，只要她愿意，花上不算太多的钱，就可以照样变成黄花闺女。虽然那时我们喜欢大逆不道的东西，可当听说美国女孩居然以处女为羞耻，还是惊讶得怪笑起来。我们记得一部国产电影中的镜头：新婚之夜，一个土炕，一块白布。我们害怕那块白布。

她最后说：等我三天……

你好像没明白她的意思。

她说，三天后的礼拜天晚上，他会约她出去。

你似乎更不明白了。只觉得一只毛毛虫趴在脊梁上，冰凉凉的。你没有回答。接下来几天你甚至都不敢想她了。你不敢去想那晚上的事，她对你说的话。她变得可怕，像妓女。（不知道现在年轻人，是否会把一个为你付出贞操的女孩看做妓女？）

你们的关系因你而起。她很漂亮，曾参加学生模特比赛。你追她，死缠硬磨，递纸条，找借口跟她说话，什么伎俩都用上了。你甚至在公众的场合把纸条递给她，把她脸都吓绿了。不接吧，那样她将更无法收场。她接下了，团在手心里。这就更给了你缠她的借口。她背上总有一横两竖，像倒放的条凳，那是她胸罩背带。她坐在你的前桌。你痴痴瞧着那倒放的条凳从她的衬衣透出来，还有那微微突起的搭扣，有时那背带还打旋了。有时候没有背带，只是围胸一抹。你不知道还有这样的胸罩，怎么不会滑下来？你对女孩子的东西很不了解。你一直以为那洞是冲着前面的，所以你跟她面对面站着时，总觉得有种吸力，你摇摇欲坠，把握不住，一不小心就会被吸进去。你听说女孩子的身体是带电的。你也带着电。你的欲望像一团热气，空洞